

五先堂文市權酤

文亦

紫任

父母之進士高第才力也

暇公既刻字子元一素直多二僕仁云及

之ハ聲ヲ乞ヒ元識其世稱西則子雲云

入市權謀、快意公所披金捧玉而

考素人土，相手錄公乃因

志士心庸之刻刻也。予以沐春望公待事

昔而心跡焉乃是也 于於于今秋寒

其真如金之 一甲青龍異香

在之推林秋色畫 錨錄可謂網

目也 印茂先景純語君子素編錄注

不也乃也之也素也所以也市也二為

也 利也畫還之民尚也

以楓之也 常其也志傾也

賦賦之不以補郡之平商

之類 賦賦之不以補郡之平商

數千金以給于用權者推氏之杜之權

之權 在大宋其死以學至聚財至散

自所皆用于文市其非目激權稅者之搜

以著 不致盡其 會權之神往權

之陋則公自序中業之意其約也其散

則民秉以善政授以形跡民知既臻即  
漢教 今物推以所以迷職終民望以雪

覽其迷王不害甚不王族老携幼城  
境相迫兒童竹馬于今又見夫以政靡軍  
履平公教其甚以民心為權而人心不所  
而聚其情必由權而會者即以權論

則占權民心亂其在夫財以少學也

諸嗜也。如傲其所能，集其所嗜，予以  
所羨，既結其欲，增以同人之嗜，予服公之  
散，若其他武，予之儲以公之勇，子則英之志，此  
亦為散也。素之有，不推而和，此已公之，自後傾  
而投之，素是公不推素，反借推于公矣。際  
面字。汲塚之執，為善權，文知選素以  
膏脂，終收素之肺腑，為善權及公之裁，亦之

下里桃李均三以門第異拔士曠公以于桂矣  
第曆丁未長至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雲南等處提刑按  
察司副使眉山沈生羅銀頓首書

文市權醜自序

子性極嗜學雖遺脈斷簡必窮其  
竟如饕餮謀食躋跖黷貨口計心營  
得而後饜然性苦善忘朝有得暮尋  
失之譬之若遊百貨之市翫之愛之  
未幾其主人持去不為吾有也於是  
奮襁為之手錄積三年成帙者二十



卷紛絲亂莠竟罷崑宿若資販者入  
大都之市罄貲而鬻所販幾何即有  
所得也賴侯楮象無所用之技未成  
而龜已窮矣因唾其集不顧無何為  
南海游伯仲買舟同濟舟抵韶韶有  
舟權之稅例賈艦先日至赴郡中論  
公稅明日長吏使幕官驗舟官登舟

每貨復小稅之謂之私稅公稅稅緡  
私稅稅貨稅畢縱賈艦甲乙行時募  
官以予舟無貨非所棘不得與所縱  
中艤二日兩見幕官挈所稅物綺縠  
琛瓊寶篋金錫紈枿醯醢膾而歸  
予伯仲嘆曰咄咄胃吏精於權哉予  
幡然悟曰是可以用為學矣夫權之法

起於漢訓以木過水之義截江而網  
上者下者無術能飛渡也而幕官復  
蠲檢之積抽之取之法尚有盡於此  
者乎民之取費一錢始賈一貨稅則  
有入孔無出竇也商之取北走燕南  
走粵僅博一富稅則橫絕其去而坐  
待其來也夫學得無似稅品列可以

神拾博取可以精收然後覺向之肆  
流覽也遊市而未販也既之動手錄  
也負販而貨不盡其貨也今而後予  
其改絃為稅哉是年自粵歸悉列所  
親往籍立案而設權開簾而登舟閣  
筆而秤貨龍斷簡編之上左披右閱  
稅而取之紀事者約而稅其概屬辭

者撮而稅其神若幕官坐浮筏間垂  
額羣舟裸肱百貨當所欲而止既稅  
之後種分其事顛繫其辭彙成篇帙  
古人千技百慮鑄為一已之精神若  
幕官稅而返積貨成擔綺穀者綺穀  
琛璆者琛璆也統緒後展讀之一一  
可識有翫之勞而無其亡去無錄之

苦而有其實得予之學深於稅矣或  
曰權酷嗜利之醜行子之集顧甘之  
乎予應之曰嗜利敗名嗜學成德其  
所嗜同所以嗜則異故濞武有權酷  
孔孟亦有權酷孔孟用之于道則理  
窮而德富濞武用之於利則民窮而  
國傾是故紂之窮日無以別于堯蹠

之孳孳無以別于彘而用處各異人  
品遠分故君子之於學有好齋無貪  
名多取之而不為霍者也獨予集是  
書以懶祭之術求鳧續之功如幕官  
之集貨攫之市上非取之官中弊容  
有牽引未盡合比類未盡當者子即  
是而訾我曰子之稅若百貨之肆燿

燦焜燿窾無真繫類有強同管人所  
謂無索之錢不貫之珠也則我有愧  
心任罰於子爾編成以眎昆季咸首  
可之且曰子自見權酷而喻於是集  
願毋忘此義請遂名其集為文市權  
酷予曰善甚因述其所著之顛末記  
諸帙端



萬曆甲辰中秋日

楚人袁子讓仔肩甫書

五先堂文市權酷卷之一

目錄

君道篇

重勢篇

君鑒篇

信人篇

獨任篇

泰交篇

竊權篇

儆戒篇

論寬篇

尚嚴篇

聽諫篇

謹微篇

否塞篇

行賞篇

法令篇

好逸篇

天變篇

預防篇

守法篇

論治篇

德量篇

論功篇

嘉言篇

用信篇

自新篇

褊淺篇

酷吏篇

執法篇



五先堂文市權酌卷之

楚邨後學明陳子謙子讓仔有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全校

男 伯獻

仲璿 全錄

君道篇

君猶水也。水之性一耳。方員曲折。湛于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于所受。而色易矣。砥澗洄流。射湛于所閱。而聲易矣。洄湫激容。湛于

所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蕝。湛于所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非水性也。所湛然也。使君失其道。其湛豈但五易哉。是故有道之君。不受易于湛。大圓在上。大矩在下。法而殺之。以有天下。堯無膠漆之約。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而民結。有其道也。故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一人而已。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他適哉。周之取殷也。拾遺于廷。使殷不遺于朝。則周不敢取秋毫于竟。况易位也。故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

所以亡。王者以理義爲耆。亡者亦以暴慢爲耆。君有道不道。治亦迥異。治亂之不相蒙。又何怪焉。是以唐宗集文字。而鄧士陰以爲在德。政不在文章。孝宗習弩射。而陳俊卿以爲在得人。不在馳騁。文宗誇浣衣。而柳公權言君道多端。不在節儉。夫文章威武節儉。皆美德也。而皆不足以盡君道。君道可一端而槩耶。故山虛雲生。谷虛泉出。有所受也。謀過群臣。楚莊以爲憂。魏武以爲喜。憂喜分而盈虛判。是襟度貴虛也。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



水定故也。伐吳之利舉朝不可。伐晉之害舉朝亦不可。是非毫釐成敗霄壤。是鑑別貴明也。莫耶弗斷無異鈇刀爾。六國之封止于借箸。澶淵之役決于渡河。是施行貴斷也。太陽惟煦。葵藿始傾之。往復問難乃得盡封禪之失。按轡舒徐乃得畢十事之說。是御下貴和也。千諾不如一諤。故虞舜聖帝而戒以丹朱。漢高明君而擬以桀紂。是躄直貴容也。狐裘不止一腋。故長安之都定于挽輅。城濮之捷聽及輿人。是延納貴廣也。合此以爲君庶幾。

進于道乎。然而君道有本。一心實貫之。心固人主之主也。世主能不蝕其心者。如唐宗之觀史夜分。宋宗之至申釋卷。可稱敏學。魏祖之據鞍講道。憲宗之盛暑論政。可稱勤治。孝宗敬天作圖。宣宗法祖書政。可稱澡修。仁宗著戒石之銘。理宗飭庶刑之箴。可稱勵下。宋祖以身當霖雨。真宗以憂退彗星。可稱警災。宣宗讀金鏡錄而首任賢。太宗因弓失而詢疾苦。可稱善悟。雖未全于君。亦各中于道者。更進而求之。十堯九舜。曷足云乎。

君道篇尾

重勢篇

大哉勢重乎。味不以口斷。而決于宰。則厨人  
輕君重宰矣。音不以耳斷。而決于胥。則瞽工  
輕君重胥矣。人君不親視聽。而制斷在下。託  
食于國者也。天下之勢。兩則角持。角持者。並  
爲輕重。三則鼎立。鼎立者。迭爲輕重。四五六  
七則齒列。齒列者。倏輕倏重。故御勢者。必使  
之一。一則如磐石。自爲輕重。今夫虎豹之出。  
不同威。奚鼠萬金之家。不同資。監門君而可  
同權于臣乎。馬非筋力。不致遠。豹失爪牙。而

人能制之。權者人主之筋力。而制衆之爪牙也。龍之神在淵。虎之威在山。使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押。則神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劍。勢者人主之山淵也。勢重在妻。則有驪姬之難。勢重在子。則有主父之禍。妻子尚然。而况其他乎。故推鍛平不夷者也。榜檠矯不直者也。人主有推鍛榜檠。曰在三尺之法。淖齒用齊。擢滑王之筋。李兌用趙。餓武靈于死。二君失其椎鍛榜檠者也。是故權假于甯喜。遂衛獻。復衛獻。不若奕棋。權假于董卓。則

廢漢主立陳留。不啻棄梗。權假于桓溫。則廢  
帝奕迎東海。易于折枝。又何怪臧紇據防。以  
請魯。林父挈戚以叛衛哉。然後知允弓垂矢。  
王者以行其權。狂夫以濟其惡。時雨膏露。梧  
櫨以養其柯。條荆棘以養其芒刺。不可不慎  
也。故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邦者君之輜重  
也。君離輜重。則重在臣矣。忽而不治。則三晉  
之分侯制而不能。則王敦之逼主。緩而收之。  
則晚唐之藩鎮。急而取之。則逐魯之三家。故  
造父擅轡策之制。而馬卒然馳者。威分于出

彘也。王子于期擅芻水之利，而馬倏然敗者，德分于圃池也。宋之子罕，其出彘乎。齊之田常，其圃池乎。齊景宋公之馬，其以此敗乎。故曰：魚不可脫淵，叢不可借神，于將不可以倒持，利器不可以示人。

重勢篇尾

君鑒

戎人生長乎戎。不教而戎言。楚人生長乎楚。不教而楚言。或楚人長乎戎。而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吾未知亡主之不可爲賢王也。其所生長不同耳。亡主生于物欲。長于讒惑。愈浸愈極。是以坐失天下之計。夫人犯兇虎。則爪角害之。嗜欲百種。皆爪角也。人出疆塞。則夷狄虜之。近習之賊。皆夷狄也。生長于此。則淺之。辟遠。聖制大之。警醜先王。魚肉生民。則不仁。過順。涿排。訾舊典。則肆。



雲似瀉池。納小忠而忘大忠。則飲穀陽之酒。  
顧細利而失大計。則受垂棘之寄。行僻而侮  
人。則爲黎丘之蒐。無德而好音。則爲清角之  
聽。沈湎以敗國。則爲醉亡之裘。棄德而惜險。  
則爲長江天塹之恃。恃人則爲韓之望。楚援  
忽人則爲曹之觀。駢脅其究。可勝言哉。是故  
僖宗以遊嬉見迫。昭宗以幸營受禍。徽宗以  
娛太平而亡周。天元以無顧憚而滅齊。後主  
以饒人自取而斃。嗚呼。使昏君自知其不肖。  
寧復蚩然作昏德耶。梁元之將降。充臣賦賦比

叔寶之將亡。尤曰。王氣在此。王莽之將執。尤曰。天生德于予。青衣行酒者。安平阿公之封。執戟持蓋者。甘長安天子之笑。拘五國城者。受昏德重昏之號。梁武既破。不悔其用朱异。而以得失自我爲解。壽陽之失。齊王不以爲憂。而以作小龜茲爲喜。衛靈籥于橐臯。恬不求免。而以學吳音爲娛。劉禪授國。晉武不以爲思。蜀而以此間爲樂。語曰。溺人必笑。是不足惜也。至于晉懷考經籍。論庶務。傅宣以爲眞皇帝。德宗初政。淄青諸鎮。投兵相顧。以爲明。

生。文宗始政。毅然可觀。哲宗元祐。庶幾紹聖。而卒皆不免于亂。何有終之難也。吾謂昏德多端。出于驕者爲甚。蓋警則畏。畏則明。驕則恃。恃則昏。故晉平樂莫違。而師曠以琴撞媿。武自賢而國事日非也。君子宜鑑之矣。

君鑒篇尾

信人篇

人生之用天下。任之于已。則天下皆爲君用。決之左右。則天下皆爲左右用。夫士適君。非所以事左右也。適左右。非所以事君也。一士之身。安能二適哉。故不決于我而聽人。則爲桓公之擾索官。不審其言而仗人。則爲韓宣之患驪馬。晏子之治東阿也。池魚歸于貧民。而景公數。池魚入于權門。而景公賀。故願乞骸而歸。西門豹之治鄴也。爲君治而奪。爲左右治而予。故納壘而去。魯丹之見中山君也。

三說而不聽。遺左右五十金而用。故出不反舍。以人之言。而遺我。亦以人之言。而罪我。列子所以却子陽也。以一人之欺。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棄臣。季布所以窺高祖也。昔延陵卓子。乘蒼龍。前有錯。後有發。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逸而卓子怒。造父泣曰。策以進也。而錯在前。引以退也。而發在後。今人主以其潔也。進之。以不遍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譽之。以其不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造父所以泣也。是以有道之主。必躬自舉任。

毋爲人所鬻。躬自綜理。毋爲下所欺。夫魏敬宗親覽勤政。而爾朱榮不悅。靜帝好說善射。而高澄深忌。二人者不可不察也。夫牛蚊撓其膚。必鼓耳以揮之。麤鼠食其角。則不知痛。彼其口甘。雖徹骨而不知也。朝廷之寇。麤鼠也。食君之角者也。故荆平之左右。二亡其半。魯君之廷。莫衆而迷。曠夏聽于妹喜。而東方之日。故昏。齊悅于梁丘據。而夜半之飲。酣州侯以權勢挾左右。而衆口賢州。薛公以威福示學子。而二孿皆薛。監牛以佩環殺壬。以擊

鍾殺丙而叔孫墮其計。妾余以傷身棄妻。以碎衣誅甲。而黃歇入其術。下謂司政則急。準出貶而上不知。陳自強當朝則金人講和。而不得達。楊國忠據勢則全軍皆沒。而以捷聞。昔人言謝太傅之言。所惡成瘡癬。所愛生羽毛。子車氏之貌。愛蔽其所同。而憎蔽其所異。誠然哉。此列精子高之貌。侍者以爲姣麗。而窺井始知其惡。鄒忌之美。妻妾小臣皆以爲過。徐公而對鏡始知其不如也。

信人篇尾

獨任篇

人主樹人猶樹楊。今夫楊橫樹之生，倒樹之生，折樹之生，然使十人樹一人枝，必無生楊矣。故樹人亦猶是也。夫君子之樹于人主，非有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勢卑處賤，無黨孤特，又不肯承旨。夫以疎遠與信愛爭，其數不勝。以新進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以逆旨與伺好爭，其數不勝。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君子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不得見，小人以五勝之資而



旦暮獨說于前。樹未有十。按不止。君子安得無退。而楊安得生哉。是故無因至前。則珠璧按盼。有人先道。則枯朽樹功。今士抱堯舜之術。懷龍比之忠。而無人爲之先容。是使君有按劍相盼。而臣不得同枯木朽株也。邪徑日開。賢路日塞。唐用李訓。而粥宦。漢開西邸。以賣官。宰相受視疾之賂。而公乘登。使者得仇家之金。而廉頗老。張綱見惡。則陷之廣陵之賊穴。汲黯見忌。則出之淮陽之外郡。羊祜不結權貴。則難免于勗統之傾。劉蕡策詆宦。

官則不入于馮宿之構。用士如此。公論安在哉。是以德宗任猜忌。而自親選用。宣宗欲躬除刺史。以占賢否。韓昭塞私門。寧不用申子之求。明帝重卽官。寧不庇館陶之請。裴垍爲相。而故人不得請判司。劉珙在選曹。而奸吏不得藏巧術。令狐絢私其故舊。而唐宗面責。呂夷簡用非人。而仲淹以百官圖進。誠慎之也。不然用人。大政人主不能持。正人不能謀。而使群小行其志。令天下士賢如鉅。而充費金錢。才如孱。而充用玉璧。豈國家之福哉。昔

秦不聽。拘議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不信。左右用越人。象而強威宣。兩國之君皆獨攬。而竟得其效。此蘇秦相燕。燕人惡之。而王食以馱。馱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譖之。而文侯賜夜光之璧。意此足以消讒阻者之口矣。

獨任篇尾

秦交

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之伯。誰之力歟。曰。管仲善割制。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而君服之。臣之力也。師曠伏琴而笑曰。非也。臣者庖宰也。和而進之。君弗食。莫強也。君猶壤地。臣猶草木。非壤地。草木惡生。君之力也。君子曰。二子之說。皆偏也。有君而無臣。即以堯不得有鯀。武不得寸亂。不能治也。有臣而無君。即以僂負羈。在曹。宮之奇在虞。不能扶也。故君臣相得。其道乃章。秦用戎人。余而伯。齊

用。越人彖而強。漢與水相投。而孤窮定鼎。晉  
上下輯睦。而權翼懾。威誼顧不相湏歟。光武  
不陞戟見客。而馬援感之。以爲真帝王。世民  
不疑降將。而敬德感之。以破世克。中山之攻  
惟文侯之不視盈篋。而後能奏其成。史起之  
引漳。惟襄王之獨任有決。乃能成其斷。衛懿  
昏主爾。臨難弃甯莊子矢石。祁子決而衛卒  
不失守。符堅亂國爾。一見王猛。合如舊知。故  
能成伯業。劉裕篡人爾。任劉穆之。委以心腹。  
故能弘治理。自古及今。未有上下不相得。而

成者也。是以光武令諸將去兵印，使不陷吏過。宋祖以杯酒釋兵權，使不生嫌忌。仁宗出狄青于外，使得全始終。孝宗倚張浚爲長城，太祖以趙普爲鼎耳。光武視賈復之疾而恤其未生之孤，真宗愛楊勵之清而成臨喪之哭。上林人劾馮異，而世祖詔其勿懼。房玄齡遭微譴，而太宗載以還宮。古君臣類如此也。昔景公畋于畧梁，晏子諫之。公曰：寡人之有子牛子游申田吾子，尤心之有肢，故得佚焉。由是觀之，君者心也，臣者四肢也。明于心肢。

之義。康哉之頌。可坐而聽矣。

泰交篇尾

竊權篇

今夫田連成竅。善琴者也。然而連鼓上。竅。檝下。則不能成曲。王良造父。善御者也。然而良操左革。父操右革。則馬不十里共故也。人君與臣共國。而欲調弦守轍。雖堯舜能乎哉。故共治之國。群臣廢法而行私重。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故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屬類雖多。非爲君者也。季孫之擅。魯人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王氏之專。漢人能忤天子。而不敢忤權。



臣。綦母珍之寵。齊人寧拒至尊。敕而不敢違。舍人靖郭君之相齊也。與故人父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勢之所在。父語懷刷。皆資也。子之之于燕也。王有重任之心。而蘇代勸之授政。王有讓國之心。而潘壽闕爲之收壘。勢之所重。則諸侯之使。皆私門之黨也。岩穴之士。皆相府之舍人也。主父偃幸而大臣賂遺千金。董賢幸而丞相下車伏謁。王莽專權。而上頌功德。四十餘萬。竇憲爲將軍。而刺史守令。皆由其門。韓侂胄專權。而宰執皆

從臺諫藩閫皆出其庶。可勝道哉。雖然。權不可借。借權自見情始。愛憎之徵見。則竊權者。乘之以逞所適。玩好之真見。則竊權者。因之以中所好。若是者。崇谿公之漏卮也。故人主。毋使左右爲滑鼠。而據人主之社。毋使大臣。爲猛狗。而阻莊氏之酤。毋使伺睡。有漁人。而致頷珠之竊。夫驅鷹犬而赴林樾。曰我非獵也。莫若釋鷹犬不驅也。操網罟以入江湖。曰我非漁也。莫若釋網罟不操也。故人主使人。知其鷹犬網罟。則主道不神。秦王之欲將犀。

首也。樗里子從道穴得其語。而倡言以起君。惑齊威之將立夫人也。薛公獻玉珥以探其愛。而援立以爲己功。故韓昭侯終身獨寢。慮漏言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木。恐泄言于左右也。故曰。君見其欲。則臣將自雕琢。君見其意。則臣將自表異。故去好去惡。臣乃見素。答張安世之執政也。議決則移病。詔下則驚問。使朝中莫知其與聞。以避權。噫。使世皆若人。則勢重豈至下移哉。

竊權篇尾

傲戒篇

天下之事常善于傲而敗于忽成于戒而失于驕趙下兩城襄子臨食而憂吳兵入郟李文抱以爲慮晉穀楚三日而范文憂天命之不常晉納鄭樂之獻而魏絳有思終之戒三強服而士匄請什楚以爲外懼晉陽安而尹鐸增戰壘以傲君心宋朝治而李沈奏災異以告艱難此其所操者何心也管仲之告齊桓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檻車馮異之告光武曰願陛下勿忘河北臣無忘巾車賢臣

之迪其君。安不忘危。如此。故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庭。其社蓋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克于周之游。所以爲戒也。粵稽桀紂之世。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于財者。俄而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天下之人。倏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反聖王之德。循滅君之行。則桀紂之過也。故人君宜酬萬民。不酬萬民。則民不願戴。所不願戴。危莫甚焉。故人主席天下之承平。甚不可輕天下也。紂曰。有天命。是何能爲。而亡其

國二世曰。關東盜無能爲。而沈其宗。陳桓公曰。鄭何能爲。而惡自及。蓋勝敗遽生。倚勝是以敗也。塞上老翁之馬。禍福相乘。宋人白犢之牛。吉凶相倚。弛爲禍胎。傲爲福基。理固然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邳之難。而得文公。是以爲盟主。履癸克有緝。以喪其國。卒受克。東夷以隕其身。衛無難而入于狄。邢無事而滅于衛。楚縣陳城。祭以速其死。故難不必盡失。而福未必盡得也。明王知此。無所不儆。無所不備。臣鄰而恐有夷。

戎之伏。几席而恐有刀劍之臨。是故羅之得鳥。僅一目。不設一目之羅。以待鳥。甲之備矢。僅一札。不爲一札之甲。以備矢。爲戒方中。綢戶未雨。雖有非常之變。我所以備之者素矣。

微戒篇尾

論寬篇

上有賞罰。賞者愛之徵也。罰者惡之表也。夫人君動必乘人。一喜則冠冕塞路。一怒則死以國量。不可以輕用其國也。是以古之明君必慎于用刑。鞫必三刺。成必三又。誠謂教化所恃以治。刑罰所以助治。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故曰威命不可以得士。刑罰不可以慈民。以威得士。猶以弧招鳥也。以刑慈民。猶以鞭狎犬也。雖使禹布五教。咎繇作士。后夔改絃。政不行焉。是以宋琪入



相。而太宗有慎刑之命。神宗煩刑。而呂公著  
有于公之歆。李吉甫請尚刑。而權德輿乞以  
寬治。封德彞請任法。而魏徵欲行仁義。秦熾  
霍焰。而沛公入關。約法三章。隋密禁網。而李  
淵入長安。約法十二條。王莽苛于政。而先武  
易以仁。丕獻用嚴酷。而司馬懿利用惠。彼數  
君子者。寧難一逞其怒。誠見明主之法。揆也。  
治。揆非治所揆也。治所揆。是治死人也。刑盜  
非治所刑也。治所刑。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  
奸之罪。而止竟內之邪。所貴于法。貴其禁罪。

之所由生也。故法之生也。以輔義。重輔棄。是貴冠履。忘首足也。古之用寬者。若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笞背。張釋之無寃民。于定國無苛政。徐有功。有平恕之尚。李日知。有寬恤之恩。皆得法之意。君子徃徃重之。是以西伯請解炮烙。仲尼贊其仁。王賀所活萬人。說者昌其後。趙普不妄刑。而見奇于宋祖。路溫舒上緩刑書。而見納于漢宣。同此好生之心也。后世有其心者。若魏世祖有殺戮。而徃徃復悔。宋太祖每決事。而怏怏不樂。子臯斷頭危足。

而戚戚動容。有其心不自蔽者。如周敦頤。不媚王逵。以殺南安之囚。沈疇。蕭服。不附蔡京。以戮無驗之罪。李素立。不順君。以戮不至死之人。戴胄。不徇主。以亂應流之法。有其心而欲以風人者。如晉不烹據鑊之被瞻。以厲忠。郟獻子。不戮代忠之逢卬父。以示勸。陳太尉。不署收党人之令。以害人望。史弼。不以詔舉鈞黨。而陷賢良。此霍炤中之春風。濕薪中之琴瑟。即不能及德化之意。可謂得天地之德厚者矣。

論寬篇尾

尚嚴篇

后世律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尚法者皆曰。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奉法者皆曰。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相與煩密爲治。而不知奸民借以因緣。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干死比。是故上以法制示其民。民亦緣法制而欺其上。夫孰知智巧之爲。斡揚接摺也。法度之爲。桎櫛鑿枘也。刑憲之爲。亂賊嚆矢也。禁奸。奸之本也。制民。害民之始也。故暴主每伏亂于治。藏逆于德。故秦以令嚴棄灰。

而亡。吳以法慘。刀梯而執。宋刑以不平。致蝗。而寇準直諫。隋法以一錢棄市。而百姓劫奏。景公密于刑。而晏子有踊貴之喻。鄭伯鑄刑書。而叔向慮獄訟之繁。楚子圍殺。薦掩之賢。而申無字。以爲不祥。張仲宣以大夫杖跡。而蘇頌以爲失體。法何樂于過嚴哉。驕君酷吏。日肆其毒。三良不冝死而死。百里非罪而罪。東歸見阻。而韓生烹。滎陽不下。而周苛鑊。叔魚受雍子之女。而晉屈那侯。張浚信王庶之間。而宋寃曲端。顏異以反脣誅。梁竦以無罪。

死其極慘者。紂作桔彫柱。燔酷炮烙。觀孕婦  
化而剖比干心。刑鬼侯女。而斮涉者脛。晉靈  
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殺熊蹯之宰。而令婦  
載過。武后爲定百脈。突地吼求破家。反是實  
之枷。漢主銀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法。皆  
世所難堪。古所希見。昔人言則天之世。官爲  
鬼朴。秦王生之臣。保日如年。噫。可畏哉。彼且  
以鞭撻海內。亡不如意。我有四封。民將何之。  
然酒未及濡脣。食未及下咽。而民心一去。河  
以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有立而見其仆

爾語曰。爲政如張琴瑟。大弦急。則小弦折。言  
爲政宜寬也。雖然。琴瑟貴調。急之則幾于折。  
緩之則不成方。則嚴有未可盡廢者。昔游吉  
不諳子產之教。而崔符之盜愈多。魯哀不用  
賞罰之令。而積澤之火不滅。光武不尚嚴刑。  
而梁統以爲易犯。向戍不問華臣。而君子以  
爲失刑。爲治者不可無用寬之政。亦豈可使  
有過寬之名哉。諸葛之治蜀。以肅易璋之弛。  
唐宗之綜核。以嚴振前代之弱。蓋亦正偏救  
失之權。用寬者所當酌也。

尚嚴篇尾

聽諫篇

天下多魏武之君。說以女商之四書六弑。則不啓齒。說以徐無鬼之狗馬。則大悅而笑。何用聽之謬乎。荆文受葆申之笞。而放丹之姬。殺茹夷之狗。析宛路之繒。不數年而兼國三十九。是善聽者。所以壽國也。夫使虞聽宮之奇。吳聽伍子胥。國雖至今存可矣。今有蓋人壽者。莫不聽之。壽國有道。而君不聽。何哉。扁鵲之治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



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愈病之人。以利刺骨。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堯有求諫之鼓。舜有排諉之木。禹有聞事之鞞。湯有司諫之士。武有戒慎之鞞。自是以後。諫議大夫起于漢。補闕拾遺起于唐。司諫正言起于宋。皆有古人之意。其間求諫之君。有詔上書不得言聖者。有從白去副封防壅蔽者。有諭執政盡言者。有謂真臣不可離左右者。有從請召還諫臣者。有粘人臣諫書于壁者。有屈意從諫而焚盥以讀者。蓋稔知言益人國。不可不聽也。

魏相請便宜章奏。令白四方災變。李沆時陳利弊。使知四方艱難。呂公著請從諫。而以唐太畋神宗。程頤乞復坐講。而以經筵並宰相。魏徵請以辭色假人。庶免召對失次。陸贄請以誠信御下。庶幾兩情相通。夫非使人主廣聽意哉。夫人生而美者。不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于人。也。故目短于自見。則借鏡觀形。髮拙于自修。必假櫛束理。心闇于自照。則採言成行。昔南威西施之粧。鑑之所不及。在側者。誨之。豈在側之容。美于威施哉。粧之巧拙。

其辨在人。也。如有不自美者。人人効在側者。之勤矣。

聽諫篇尾

謹微篇

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焚宮燒積。故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不然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其究不可言也。幽王之寇。以索一咲。陷靡笄之敗。以失一咲。生吳楚之反。起于博局。田竇之難。由于戲諾。武城之敗。出于漚管之拘。魯已氏之逆。兆于呂姜之髡。衛射鴻失見于皮冠。而衛獻有甯孫之禍。五梧出語于席上。而魯

哀起君臣之釁。登臺漏語于戎洲。而衛莊有石圃之逆。其公無禮于駢脅。而重耳首伐曹之師。宮人無寵。而連稱肆惡。近侍不擇。而盧蒲癸稱戈。謀及婦人。而雍糾危。弗代瓜期。而至父亂。詔書偶遺。而逢萌反。風帆不泊。而王渾卻。王姊不下車。而李良滅。趙許國不納。李全一拜。而露刃克庭。夫其始也。皆以爲無足慮。而後至于不可測。可畏哉。臨江之糜。以狎戲而殺于犬。黔中之驢。以恃技而死于虎。求人之鼠。以安舊主之無禍。而捕于狸。是故謹

微之君子。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過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毋謂事隱。大憂伏之。毋謂人不知。衆指摘之。夫升樓去梯之語。載之簡編。其乘試馬之言。傳之後世。此其幾可凜凜懼也。公孫弘之出。鄒長倩贈以芻一束。絲一綫。樸滿一枚。而戒之曰。芻至亂也。束之而後謹。絲至微也。積之而成綫。樸滿以積錢也。滿之則必樸。噫。良有旨哉。語曰。蟬語噪。蛙語聒。犬搖尾。脊令步搖。君子觀于此。可以慎言動矣。

謹微篇尾

否塞篇

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主之患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兩不能成。故君若桴。臣若鼓。兩相得而成聲。君若車。臣若馬。兩相得而後行。是以明君無亡國之臣。忠臣無失身之畫。豈不休哉。若君疑其臣。下必不安其位。宣帝芒刺在背。而博陸危。宣宗毛髮洒浙。而德裕出。君有與鬼之疑。臣無瓦全之幸。甚非盛世所宜有也。後世信讒如醜。聞善若忌。使天下拱手以貌。

相承。君臣相視而不相知。爲偶人而已。天下之心。旣已去。而俛俛焉。抱其空器。以與群小俱。何爲也。夫聲一亡。聽物一亡。文味一亡。臭物一不講。天子棄善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亡弊得乎。世趨愈下。交誼益惡。下爲草芥。上爲斧鉞。君有戮德。臣無安日。陰密之死。武安何罪于天。莫須有之獄。武穆何負于國。以趙蓋韓楊。爲一代之賢。而以小不韙誅。以徐傳謝檀。爲顧命之勛。而相繼見戮。故有臣而無君。則文王囚。箕侯炙。鬼侯腊。梅侯醢。比干



剖萇弘脰。伯里乞。傅說粥。孫子臚。吳起解。司馬子期浮。田明辜射。范睢折。董安于死。他尚何言哉。蓋君非其君。臣失其主。是非對。賞罰謬。從違莫可知。當此之時。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求方圓也。以守法不朋黨。而求進。是以足搔頂也。仕路如此。求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是猶負千金之重。陷于不測之淵。而欲出矣。天地否隔。上下離心。君不股肱。臣誰心膂。故桓公載甯戚。而復訪于衛。士人所以失心。宋高任王鎮惡。而議于沈田。子豐

鄣所以失守。韓王信恐不釋高祖之疑。而以馬邑降。胡盧縮恐爲高后所殘。而以臧衍之說叛漢。樂毅不爲新君所重忌。而以田單之間降。趙陳臣不爲叔寶所屠僇。而或謀向北。作河南公。或謀騎馬橫江。截天下。後蓋上下猜忌。故不能相保。一至于此。噫。使王剪請美田宅。而後得成伐楚之功。蕭何遣子買田。而後不爲殖醢之續。良可慨也。

否塞篇尾

行賞篇

王鉞非私器也。王者以死遂生之教也。爵祿非已物也。王者礪世摩鈍之權也。不觀之歷乎。歷以食之。蚩蚩巨虛之負。蚩蚩巨虛亦以走易。歷之甘。故功能者。人臣之負也。而爵祿者。人主之甘也。錢若水曰。人臣因爵効忠者。爲中人。若上臣則不以爵祿易操。夫天下上士不數。而中人最多。則報功可緩哉。是以隋文雖嗇于用財。而賞功則必無所吝。彼豈輕賞哉。功固不可不報也。自古報功之典。如魏

絳有和戎之績而賞金石之樂。滕公有載惠  
元之功而賜比第之榮。張緩正苗劉之罪而  
錫玉帶之華。郭况有恢復之勞而積金穴之  
賞。是謂隆異數于其身。如宣帝錄十一人于  
麟閣。光武畫二十八將于雲臺。宋理圖二十  
四功臣于勛德。唐王紀三十六功臣于凌煙。  
金主圖二十一人于衍慶。是謂垂榮施于後  
世。未必非古今磨厲人心之一術也。故曰。賞  
當其功。則翟黃爲操契而乘軒。功浮于官。則  
昭卯爲羸賸而履襦。夫使功臣不得爲翟黃。

而爲昭卯。誰爲我用哉。故國家以毀爲刑。以  
譽爲賞。則賢者不居。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  
十黃帝不能理也。夫刑罪報功。所以康天下  
也。罰不貸貴。以示至正。賞不遺賤。以示無私。  
一辭疑。則不遂誅也。令不肖得改也。一功疑。  
則必弗倍。令愚民可勸也。故成季之勛。宣孟  
之忠。景公奪之田。而韓厥懷懼。晉文之反國。  
捐邊豆。簾尊。後鰲黑胙。而咎犯夜哭。彭越  
之功。而醢。欒布立祠。以泣其屈。韓信之功。而  
斬。蒯生就鼎。以申其寃。王濬平東吳。而獲報。

甚薄。時論拊膺。彭寵伐邯鄲。而一爵不酬。英雄易志。楊巨源討朱晞。而一詔不及。識者寒心。夫築社者。攜榼而置之。端冕而祀之。與之勞而不共之享。非事也。以是酬功。謂天下何矣。

行賞篇尾

法令篇

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科削。法之爲也。廢  
尺寸。王爾不能半中。庸匠守規矩。則萬無失  
矣。明主釋賢智之不能中。而執拙者之所萬  
不失。則守簡而民安。今有藏玉者。以噐藏玉  
則安。日持而美之。以示人。不礪則缺矣。天下  
猶玉也。法猶噐也。今有駕舟者。以人御則濟。  
使膠板爲舟。朽木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  
而以偶人。衣文綉而駕之。遇風波則歿矣。法  
猶舟也。持法者猶舟人也。法未嘗立。雖以知

者爲樂池客而不能約道亂之軍。令不前定。雖以辜磔爲麗水禁。而不能止竊金之輩。古之行法者。若麻思之還冀。暮下符而關縣皆被。王猛何無留令也。胥靡之逃。寧贖以左氏之地。而求究其罪。衛嗣君何無曲令也。則法立之故爾。故曰。法貴早用。如治竊羹之犬。先時防之。擠之于釜上。則晚矣。法貴慎用。如天帝之威人。以不輕用爲神。使鬼神臨廷。捽人則人將持挺逐之矣。法貴緩用。如牧羊者。操長鞭而遠麾。則逐逐而行。苟步步而鞭之。



弛突散逸不可制矣。法貴佐德而用。如御馬者。閑之以轡。以策佐之。無轡用策。馬失道矣。故古之法簡。今之法煩。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減劑量。以屬醫者。今之法若粥履。既爲之大者。又爲之次者。又爲之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民豈堪之哉。雖然。主法在君。議法在臣。法度其可。則守而勿失。爲曹叅之遵。蕭何可也。法度其不可。則不必拘。三年無改。若司馬光之告哲宗。可也。大宋之新法。苛刻煩密。出自不曉事之安石。而竟奉于獲息之

王廣淵成于報便之李定盛于傳法之韓絳  
裂于護法之惠卿然此以邪翼邪尤無足怪  
乃趙抃而亦曰任其自改呂大防而亦曰請  
調停何也

法令篇尾

好逸篇

嘗謂周易屯象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至若需之晏安。比之親附。亦有險焉。蓋危逆生之侶。安順死之徒也。自昔亡國之主。無不以逸樂致敗。穆天子之好遊也。造父爲御。裔扃爲右。至巨蒐。狝崑崙。觀黃帝。舍賓西王母。可謂樂矣。然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譏之。秦始之得意也。得璧而謀游徙。夢海神而射巨魚。然而東行動博浪之椎。微行致蘭池之窘。幾不能以身免。隋帝之行樂。

也。西苑之中。鑿海爲山。剪花綴葉。遊龍舟而納獻。食然。隋卒以亡。晉武羊車之遊。宮中插柳。而荒術遂開。孝武酒色之縱。終夜酣歌。而晉室大壞。陳后主荒淫之宣。玉樹花開。而竟投胥井。逸之爲害。顧不大哉。是以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衛武賦賓筵之詩。中宗引覆觴之戒。光武却千里馬之獻。而以駕鼓車。却百金之劍。而以賜騎士。非以如是之荒。其德邪。故荆人鐵劍利。而倡優拙。秦始知其有爲于天下。晉人奮鳴鷄。而勤運甓。詭者占其有造。

于中原。符堅覆盛滿之地。王猛言末路之難。持以致其規。齊景慕不死之樂。晏子即爽鳩季前逢伯蒲姑之代興。以節其願。羅氏致好女之戒。宋仁書無逸之篇。此皆有所做而不。敢。暇。豫。者。也。天。下。之。禍。不。生。于。逆。而。胚。于。順。行。之。壞。也。于。貴。德。之。墮。也。于。樂。故。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幣。每。足。以。亡。人。之。國。霜。雪。雨。露。未。必。能。生。疾。而。聲。色。遊。畋。每。足。以。喪。人。之。軀。世。主。溺。而。不。悟。亦。獨。何。哉。

好逸篇尾

天變篇

昔齊宣王問弋于唐易。易曰在廩。王曰弋何必廩。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不廩。王曰人主以二目視國。國人以萬目視人主。亦尤是矣。廩之道子加之弋。我加之國哉。後世驕逸之主。漫無儆省。天災流行。人事變亂。尤曹曹而不知。闇廩之道。所以一敗而莫挽也。鄭國之蛇鬪。申繻方謂妖。以人興而東南之王氣。秦皇乃欲強以幸壓。瑯琊之銘。誰之功德。梁父之石。祇事浮誇。甚則有水

災而鼓于杜者。有日食而不鼓于朝者。有遇旱而欲焚。尪巫者。有苦旱。托伐邢。得師興而雨者。棄天如可忽。視變以爲常。楚王卜咎而詬天。武乙囊血以射帝。雖有良臣。棄而不用。雖有嘉言。唾而不聽。是故獻卦象而請備國事。孟翊反以獲竄。因龍見而請答天變。李綱反以被貶。儆戒之道。固如是哉。是以明主聞災而懼。遇變而警。成湯修政而止祥穀。文王厲治而寢地震。宋君對子韋三言。而熒惑之星退。楚莊不移崇于股肱。而衆赤夾日之殒。

散。太宗禳禱而身請爲牲。宋真遇災而詔求直諫。仁宗聞雷而露禱禁中。理宗遇大廟火而素服減膳。符堅逢大侵而后宮去。綺此皆自儆之說也。李迪請紆斂以荅蝗災。李固議選尚書以止地坼。劉達因星變而請毀党人之碑。牟子才因雷作而請禁元宵之侈。流星赤氣。任伯雨謂應在金人。火入輿鬼。議者謂孽在章惇。京師大水。徐清叟謂罪在過取。雖其應未必盡然。而已得儆戒之意。其視王安石三不足畏之言。楊棟蚩尤非災之語。不大



運廷哉。雖然備之可也。媚之不可也。神降于莘。而虢公奉社稷以聽命。內史過知其亡。社妖于睢。宋襄用鄫子以釁成。司馬子魚料其死。爰居止于東門。戒文仲率國人以祀。而孔子議其愚。故子產不祭龍鬪。示無求于龍也。晏平仲不禳慧星。言無益于德也。然則畏天者。可以彌文爲修禳乎。

天變篇尾

預防篇

占曰。泰山之雷。可以穿石。單極之綆。可以斷  
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使然也。禍梯  
于微。怨起于小。墻之崩。由于隙。劍之壞。由于  
壘。鴻毛極輕。積之沈舟。縵縞極薄。疊之折軸。  
小之積也。故人之常情。性不過于所疑。而過  
於所不疑。心莫失于所知。而失于所不知。足  
莫蹙于登山。而蹙于其履。堦故苟兢于步。雖  
險亦安。苟易其行。雖夷必躓。今有居家之人。  
不謹塞鐸。而勞力于楮堊。暴風疾雨必壞。人

君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邊城于遠境。不去眉  
睫之禍。而外結隣國之交。飄風一旦起。外交  
不及至。金城不能守。故爲人主忠計者。無使  
燕王說魯人。無思越人濟溺子。毋忘履霜綢  
戶之戒。而爲補牢顧犬之謀。毋棄曲突徙薪  
之見。而任焦頭爛額之策。無忽韓媿君臣之  
弱。而易天下用肘足之時。昔扁鵲之見蔡桓  
也。疾在腠理。則請治病在骨髓。則反走。夫事  
亦有腠理也。紂爲象箸。箕子泣曰。爲象箸必  
不土。劍將玉杯。象箸玉杯。必不葵藿。將旄象

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黃屋之下。將錦衣瑤臺。予畏其卒。故怖其始也。故天下大亂。衆人皇皇。而知者不憂。釁隙生于晏安。知者得之寒心。而衆人熟寐以卧。是故遠見之士。必先而備之。小而圖之。李文靖先時而奏。知艱難。徐福未形。而請抑權勢。馮琴懼主驕。而求鑒知伯。宓子却請艾。而棄歸齊地。此皆防微而杜漸者也。不然。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海于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始造舟于長洲之林。安能免夸父之殃。脫馮夷

之患哉

預防篇尾

守法篇

上用日。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煩辭。故人臣之浸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明主立司南。以端朝夕。使人臣不得遊意于法之外。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然必以法爲比。自直之箭。自園之木。百世皆無之。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槩枯之法在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麗。未必皆僅與班爲之。然而中度者。

規矩之法在也。鏡執明而無事。美惡辨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分焉。搖鏡則不明。搖衡則不正。舜使吏治鴻水。先令有功。而禹斬之。禹朝諸侯于會稽。防風氏後至。而禹斬之。夫先令者殺。後令者僇。法固然也。夫設押非備駟虞。爲備虎也。爲符非備尾生。使衆不相謾也。立法非備曾史。止盜跖也。今託天下于堯之法。則貞人不失分。奸人不僥倖。託千金于羿之矢。則伯夷不得取。而桀跖不得掇。是以治世之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安國之法。如饑食。

寒衣不令而自然。下無怨結。上無煩言。旌旗不亂于大澤。萬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駿不創壽于旗幢。豪傑不著名于圖書。將士不錄功于盤盂。人主端服玉堂之中。而無瞑目切齒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之禍。人皆循法而治。望表而動。樂生于爲善。愛身于爲非。智不得越法。而肆謀。辨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倍法。而有名。臣不得倍法。而有功。即盜跖皆化爲曾史也。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中。無伯夷。使人人視法若覆。



舟奔車也。則天下將家仲尼而戶伯夷矣。

守法篇尾

論治篇

天下器也。天子者有所器者也。器與手不相習。則扞格而難操。故天下貴常用也。良馬固車。藏獲御之則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非巧拙異也。手習之故也。今以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以堯舜御之。則治。使桀紂御之則亂。賢不肖遠矣。故賢主治民之王良也。王良之御。一曰習馬于素。故在治爲先事修備。一曰調馬于卒。故在治爲因時變通。一曰通馬以心。故在治爲出身加

民先事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因亂而爲。治理之下也。譬之醫者。上醫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次醫治病。其在毫毛。名不出于門巷。鍼血脈。投藥石。名聞于諸侯。下醫也。因時者。辟之居屋然。時草昧。則度址構材。其道爲創。時承平。則封戶掃砌。其道爲守。時中葉。則完墻補漏。其道爲緝。時末路。則段棟易榱。其道爲更。故能有備無患。出身加民者。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効。故魯哀問爲國。孔子曰。爲之堂上。楚王問爲國。

詹何曰。爲身此。君子爲致治之良御。而卒無  
敗車逸馬之患也。後世人主。非治國之王良。  
以國爲恣睢。以善爲戲娛。故國敗而治失。其  
御彼。其以天下嘗試。是醫者道聽途說之方  
也。天下敗而後圖。是備溺者毀室徙薪之塞  
也。知立法而不知守。是鑄劍良而貯劍則缺  
也。失之此而取償於彼。是亡紡緇而援單緇  
也。居今而泥於古。是荆人水濫而循表也。在  
南而泥於北。是蠻夷服冕而欲騎射也。治亂  
以璽。是抱薪而救火也。責效於目前。是賤丈

夫服草石之潰也。出治小而望報大。是以鹵  
菴。臧裂之耕耘。而望煩滋厭。殮之報也。有一  
於此。雖使堯舜當國。禹夔輔政。其能治哉。故  
曰。賈子善脈而不善方。董子善方而不善脈。  
古之爲治者。獨周公于齊魯。預知其後事。爲  
真知脈。孟子於齊梁。傳治極其纖悉。爲真知  
方。噫。安得若人。而與之共治哉。

論治篇尾

德量篇

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豫章之植。百尺而蔭  
柯。豈非質小者枝條密。而體大者節目疎乎。  
是以達者之懷。必滉漾而無涯。褊人之情。必  
刻覈而煩細。夫江湖之流。湮淪漂穢。而人飲  
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棄之  
矣。聽九韶者。巴音不能入其耳。烹大牢者。荼  
蓼不能悅其口。其品別也。昔仲尼見人一善。  
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終身不忘。何孔之  
宏。而鮑之隘耶。古之有量者。如初奚舉仇。舅

犯薦怨。楚莊氓絕纓之迹。秦穰釋盜馬之辜。  
華元容城卒之謳。梁就與楚瓜之灌。班超全  
李邑之毀。夷簡任范仲之攻。丙吉釋吏于吐  
茵。公權笑孟于羽化。蒙正不問名于簾內。定  
國不復隙于獄中。皆德量也。其次則高進之  
謗。求德不窮。彭門之毀。張平不計。求叔薄趙  
槩。而槩猶解其獄。寇準毀王旦。而旦猶薦其  
賢。戴聖毀何武。而武猶平其訟。咸德不誣。楚  
材。而材猶寬其讞。曹叅爲相。而不問醉歌。衛  
玠終身。而不見喜怒。孰非古今有容之士乎。

他如荆卿去國而避魯孟陳餘變名而受吏  
笞。句踐始胆以棲會稽。淮陰出胯以屈里少。  
雖非污垢納量。亦能隱忍成功。褊淺者而覩  
此。有不爽然自失耶。昔齊氏寶筑爲琴。及其  
聞琴。而後知太羹玄酒之貴也。邳人以扣盆  
拊瓶之歌爲美。及其聞鼗鼓巨鍾。而後知盆  
瓶之足羞也。故鳥出于樊。然後知天地之寬。  
魚出于盆。然後知江湖之廣。螭螟屯蚊眉之  
中。則不知弭天之大。鵬鯢游牛迹之水。則  
不知橫海之巨。鱗沈濫出沙石之間。則不知



汪汪之千頃。此可以辨德量之大小矣。

德量篇尾

論功篇

夫螾似虵。蠶似蠋。人見虵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螾。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故吳起懸金而轅徙。魯君懸賞而火息。趙盾以桑下一舖。而解宮門之難。中山以壺中一殮。而得死士之衛。秦穆以飲盜之酒。而濟韓原之戰。趙簡以白驪之賜。而感士卒之心。袁絲不以侍兒。靳從史。而出吳人之圍。魏顆不以亂命。殉父妾。而獲老人之報。况爵祿之下。而無竭力盡能士哉。昔子

貢不受贖人之金。孔子曰。後必無贖人者。子路受拯溺之牛。孔子曰。後必多拯溺者。蓋人情有利則趨。失利則去。使人主賞當其功。則人皆効子路之力。功失于賞。則人皆難子貢之贖。可不慎哉。故敝袴之貯。韓侯以待有功。豆粥麥飯之恩。光武不忍無報。誠重之也。然天下有非常之功。有異事而同功之功。有無功而有功之功。有不容不辨者。晉文用咎犯敗楚。而先賞雍季。示萬世之利也。漢高以信布得天下。而賞先蕭何。明發指之力也。趙襄

以孟談解晉陽而賞首高欵。重君臣之義也。是非常之功也。秦獻公之襲國也。怨右主德。茵段而豎突以爲僂。衛獻公之入國也。邑執羈。薄守社而栢蒞以爲私。鄭厲之反國也。殺傅瑕。責原繁而原氏戒其以賞罰勸貳。此事異而功同之功也。晉文許勃鞞之見。以旌無貳。捨頭湏之怨。以安居者。漢高先雍齒之侯。以息偶語。封邯鄲之四千戶。以慰趙子弟。此無功而有功之功也。若此者。事雖不同意。各有重。是在操慶賞之權者。變而通之。總以爲

磨厲鼓舞之具爾。世主不厚有功而予及所媚。予者不足重。而功臣往往解體。天下有事。誰與持之。此唐德授獻瓜者之官。而陸贄奏罷景公。予歌者之田。而晏嬰請止也。噫。關侯都尉之誣。鄒之爛羊。大將軍之告身。僅易一醉。漢唐之爵。若此。亦不足以勸矣。

論功篇尾

嘉言篇

今人以博黍與百金示童子。則取博黍矣。以和璧與嘉言示君子。則取嘉言矣。蓋苟可以解急。則恢諧或捷于詩書。苟可以止兇。則巫媪或痛于士師。夫戲如滑稽。誕如機祥。本可采也。而况于嘉言乎。昔魏文惡任姪之諫。而李克歸之君仁。漢元惡廣德之抗。而張猛稱爲主聖。太宗不堪魏徵之拂。而長孫后以爲君明。皆以嘉言非盛世不聞也。是故楚莊以慮出臣。

鄰爲憂。晏子以泯午不盡言爲懼。臧仲奉孟氏之藥石。而惡季孫之美疾。荆莊爵覓譎之犯。咈而辭申侯伯之持諛。齊威風直道之即墨。而烹賈譽之東阿。唐宗旌直言之孫伽。而薄悅首之裴寂。彼其所見。自與衆人殊也。劉垺折棟之戒。唐宗答以飛白。王昭素治養之要。宋祖書之几案。魏徵君子小人之論。太宗比爲韋弦。尹鐸居安慮危之戒。趙簡存之壘砦。漢祖銷旣刻之符。劉珙從下吏之說。夫非重嘉言意歟。後世之君。非惡陸贄而喜延齡。

則憚董允而愛黃皓。外苛士以搯齧。內賢已  
于堯舜。宮中戲而節貼斥。城門開而言路閉。  
君惡聞其過。臣莫効其忠。上掩耳而盜鍾。下  
以水而沃石。噫。其言如美寤言如米。忠臣之  
言。雖不甘。君聽之。其亦寒心矣。若誅諫者而  
撫其心。能無嗜甘之疾乎。古昏主病國。率受  
此癘。而後有作者。何曾不寤也。燕惠不用樂  
閒。而栗子爲禽。光武不聽郭慧。而遠征致盜。  
宋不用胡安國。而兆見于慧。惠伯不聽務人。  
而駭迫其身。虞公非假道之諫。而宗社化爲。



外阜。仇由却赤章曼枝之說。而廟虞移于大鐘。至今惜之。大抵無道之主。必自重而輕世。亡國之主。必自賢而少人。故人主之患。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使有知弗智。則不聞亡君矣。

嘉言篇尾

用信篇

人之湏信。尤首之湏冠。足之湏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昔齊伐魯。取饒鼎。曰欲得柳下之言。爲信。魯人愛鼎。而欲以贖者。欺之。柳下曰。吾亦愛吾鼎。以此觀之。信者。聖人之所愛也。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樹非相知也。而安之。信故也。信則易知。天下皆任焉。昔小邾射。謂使季路要我。吾無用盟。楚人謂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晉人謂得劉弘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誠信之也。是以文王壘槁骨。不倍夢中之許。武王甲子赴牧野。不食膠鬲之言。晉文寧不得邑。不失攻原之信。管仲寧歸地。不倍曹沫之盟。西河守不爽飯友之約。魏文不讐虞人之期。箕鄭不失壺飧之守。士燮不緩陳兵之期。鄭楚之平。矯孔不許。以副口血之誓。吳越之構。趙襄遣使。以踐黃池之盟。誠重信也。下此則商君以徙木之術。信國中之令。吳起以徙轅之賜。信攻亭之役。勾踐以救火之賞。信伐吳之民。誠雖不由衷。而道亦能動衆。則信

之用大也。世道陵夷，欺詐日甚，離虛而周  
烽，繼徵不至。楚厲醉而擊鼓，復號不從。李悝  
詐而警兩和，再舉不應。不信之敝，一至此哉。  
是以句瀆之盟，宋失信而魯國興戈。汶陽之  
田，晉貳盟而行。父後議，齊犴納樂倍約。晏平  
仲知其必亡，楚人衷甲劫盟。伯州犁以爲棄  
信，徐吾之戰違軌。而劉康預占其敗，澶淵之  
會失約。而春秋不書其人，皆惡其不信也。噫  
周鄭之質無幾，而取麥取禾，中男之例方定。  
而且更且點，鴻溝之約未分，而固陵之追即。

至被髮之誓。在而益州之旅遂興。反覆一  
至此哉。此趙武不以楚之駕晉爲功。而以楚  
之失信爲耻也。然又有執信而敗者。如符堅  
信慕容。而有五將之戮。有恃信而過者。如王  
約。縱囚而幸如期之至。則又好信不好學。  
失之賊者也。

月信篇尾

自新篇

衣垢不煎。對人尤有慚色。行垢不淬。對天豈無愧心。夫人不可以不圖自新也。緇衣之敝。必改爲焉。琴瑟之敝。必更張焉。不觀之治家者乎。久而不治。則千金之子。有負于販夫。一朝發憤。則一簪之資。亦足以致富。故子產相鄭不理。修之五年。而民間成桃棗莫援之治。桓公遺冠爲耻。雪之以政。而國中有胡不復遺之歌。楚莊聽隱語。而爲國卒鳴驚人。秦伯感江臧而思政。遂定霸績。改過之益弘哉。是

故杜篋之驪。平公飲慾。平陸之伍。宣王任過。莫教之敗。楚武引爲己辜。三帥之歸。秦侯迎以素服。鄢陵之戰。共王不責子反。而怒己之讐。邲之不降。魯莊不過人。而釋己之辜。是以大水引咎。而文仲必宋之當興。晉靈知過。而士會幸襄之不廢。蓋迷能自見。復之基也。古人改過。若真宗罷營造。而蝗集海圻。明帝除楚囚冤獄。而雨至刻期。神宗罷新法。以弭旱。卜式請烹私羊。以得雨。即天地且爲之應。萬物且爲之聽。而何剝之不復乎。故曰。楚人寤。

履之疑。事暴而後愧。狂夫喪心之爲。病甦而後悔。夫誰無道心。特自塞爾。故鄭莊逐叔段。而假口舍許。以飾其非。宰穀諛其君。而云狐裘羔袖。以飾其行。敗于今。掩于古。則有陳賈管蔡之談。失其大。不救其細。則有虢射皮毛之論。是以楚莊不改貪昧。子太叔知爲死道。孫文子過無悛容。穆叔以爲亡本。子夏負三罪。而以無罪泣。故有投杖之譏。衛獻有三愆。而以無罪祝。故有定姜之斥。有過者可憚。改哉。昔梟將東徙。鳩問之曰。人惡我鳴也。鳩曰。



子更鳴可矣。子不更鳴。雖東不免也。慶封不  
改其德。適魯而尤齊。陽虎不變其心。適齊而  
尤魯。我自怙終。人何尤焉。噫。淇魚小事耳。曾  
子聽言流涕。而傷其聞之晚。不識程子。偶過  
耳。陳瓘作責沈文。而咎已之不明。古聖賢去  
舊自新。類有如此。迷復者醒之哉。

自新篇尾

楸淺篇

今人不觀萬斛之艦乎。其始鴻臚巨舳。望之  
嶽然重也。若以爲不堪。至益之斛千。而水不  
加咫。又益之斛千。而水不加尺。然後知其所  
載宏也。是故澤水之遇風也。上則波。下未必  
波。其遇寒也。上則冰。下未必冰。何者。淺易及  
深難及也。是以深蓄之士。必有所容。有爲之  
人。必有所忍。故黃石公令子房跪進履。以教  
其謙。而後受之。素書王生令釋之。跪結纒。以  
摧其氣。而後教之。退計皆恐其以楸急敗事。

也。是故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天眷不周。山大則有熊虎。蟊蛆。木則有蛟龍。龜。鼉。鱣。鮪。人之德性。而可小用之乎。何世之人。以褊急爲量。以報復爲心。至于天下一無所與。而後得志。蓋室中無深陂。籠中無鵬翻。蹄涔無尺寸之鯉。塊阜無方寸之材。量本不容。誠無足怪。是故甘陵分部。田竇相傾。張陳成仇。袁晁交陷。洛蜀別黨。牛李爭雄。趙普以物色責塵埃。張敞以五日京兆殺絮舜。范曄得勢而飲之恩必答。睚眦之怨不忘。樂布爲將。鉅

有德必酬。有怨必戮。楊炎爲宰相。而無隙不伸。無恩不報。彼其昧陋之見。若蚊蚋之以益。正爲乾坤。若豕蟲之以毛鬣爲宮廈。夫安知六合之廣。僅天地之一丸。吾人之一生。僅古今之一刻。柰何居一丸之中。歷一刻之景。而區區以相躡相軋之氣。碍並育並生之化耶。波流叔季。益鑿淳龐。世道險媮。人心忿戾。殘不必隙。逞不必仇。碍突蹶而鋤地。朽木觸而尋柯。雖有虛舟。亦所不能免矣。昔荆人有遺弓者。人曰。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

文市權酷

二卷

五十三

二前刊字

子曰。去其荊而可矣。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此聖賢無我之心。分明天地之氣象也。

褊淺篇尾

酷吏篇

燔炙刻烙。戕馬之性。然馬得無棄焉。雕鏤青黃。朽木之質。然成木之用者。必由之刑也者。所以威民。亦以仁民也。山澗之峭。人莫敢犯。而董闕于法。之以爲治。賈霜不殺。梅李冬實。而仲尼記之。以誌災。故魏絳戮楊干之僕。謂之以刑佐民。齊武封刃。誅犯法之吏。謂之以嚴成惠。是以吳漢之後言。惟申慎無赦之祝。柳公綽之觀察。惟亟舞文吏之誅。此豈任武健爲愉快乎。恩待義而成。正刑罰中。教化也。

後世法日益密。刑日益濫。至于廢書劄之文。以法爲教。蕪先王之語。以吏爲師。上任鑄磨。下受糜爛。殊死者相枕。桁楊者相附。刑戮者相望。而文墨之吏。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夫兵莫慘于志。寇莫大于陰陽。爲政者磨劔戟之志。而鼓陰陽之爐。天下無生民矣。夫小民無罪。恃實其罪。將恃上之安靖已。而毋乃包藏禍心。以使之小民失恃。而懲天下。盍亦遠續聖德。而大庇民乎。乃竟殺僂相高道。矧相望。君焚其原。臣裂其焰。故商鞅圖伯。而

牛毛秋荼肆其裂。李林甫除不附已而羅鉗。吉綱助其殃。蔡京治同文館。而有羅織之慘。王甫治党人而爲三木囊頭之刑。王温舒置驛奏奸而逮捕千家。血流千里。義縱鷹擊毛鷲而南陽重足。定襄股栗。寧成治關中而民曰乳虎。郅都爲中尉而民號蒼鷹。此所謂操如束薪。亡不折也。急如絞繩。亡不斷也。自古殘酷之吏。小者敗名。大者亡身。故張湯深竒而汲黯鄙其非。公卿之器。暴勝之過。殺而雋不疑。舉之爲直。詰之戒。魏相以小功殺。廣



漢而君子爲子常以拂民焚劫宛而弄人謗  
唐鞅請多殺以畏民而鞅實象誅周陽由尚  
淫川以煽殘而由竟棄市周興之酷犯法者  
甕而幾以自焦商鞅之法窩人者墜而竟以  
自斃則嚴之過不足以一民祗斥以礪其名  
殺其軀而已。

酷吏篇尾

執法篇

諺云。不躡于山而躡于垤。上用輕刑。民必躡焉。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罪也。故輕刑者。民之垤也。是以創業之君立法。守成之君守法。天子之吏執法。故法立而民不敢犯。自古持法君臣。若不徇情者。則唐太宗不以私恩遷秦府之官。宋太祖不以勛舊赦擾蜀之罪。管敬仲不以烏封人之進食而撓令。以不以馬謖之舊而執法。呂蒙不以一

人置之誅。張鎮周不以故

聖廢官民、不以同... 弟 正殺

主簿之罪。若不... 璿不避權豪。而

誅張汎。劉贄不畏強禦。而收趙津。田仁削三

河。而舉朝忌憚。鮑永劾權貴。而貴戚歛手。李

膺破柱。取張朔。而常侍屏氣。周約與周六如主

名。而大家跼踏。張綱置狐狸。問豺狼。而京師

震栗。趙奢催租稅。殺平原家九人。而公子敬

服。此皆持三尺法。而無辱于國者也。雖然。亂

法有亂之敝。執法亦有執之敝。顧善用何如

爾。殷太史執立嫡之法。而紂亡其國。秦執持

兵不上殿之法。而荆軻肆其謀。君子以爲泥。  
象毅按趙高之罪。而卒受其罪。李膺治張成。  
之辜。而竟象其譖。杜喬不曲法以舉汜宮。而  
遂逢梁冀之怒。君子以爲愚。韓臣以典冠授  
衣。而昭侯有越職之罪。秦人爲君禱疾。而昭  
王有德君之罰。應侯爲饑民請立苑。而昭襄  
謂亂刑賞之公。君子以爲刻。執法如是。是所  
謂東莖窮馬于極。而宋人殺駕于鷓水也。文  
帝欲族盜鑲之次。不欲加于法之

上。唐宗

宗

言據

應流

非防

子膠而死

于難。周鼎有籍也

下皆由以見極

之敗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爲菽粟。而以慶賞刑誅爲菹醢。故調用而民不病。棄菽粟而食醢。亂所由生矣。

執法篇尾